



參知政事 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臣仰惟 陛下以浙東壽兩未應內批禁止屠宰甚嚴夫鷄猪鵝鴨本以養人 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况牛者稼穡所資固不欲其斃觶而就烹剝但器甲所需誠有不容也者臣前日見密院關因軍器所陳乞拋買牛皮一萬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缺要用不敢有言連日詢訪却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解黃牛皮二萬五千張而第十三料

又收買三萬余張數目八千浩澣綠實到者常不及
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申出剽牛皮六千一百張
此則其未至闕用明矣臣今欲乞出自 聖意念浙
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多殺令軍器所且
將出剽牛皮對減兩路拋買之數或日寬展期限免
致州縣寅緣科擾臣每觀 陛下仁風愛物無所不
用其至常懼無以效其愚偶有所見冒昧以言伏望
聖明特賜矜恕

同趙相公王樞因四朝史忠成書乞與李

燾推恩

淳熙八年二月臣等仰惟 陛下崇爵祿以

叙富貴公賞罰以覈名實蓋凜凜乎周漢之上矣臣
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於奉行之際庶幾照
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 四朝史志成書臣雄備位
宰司適叨典領臣隹臣某並以曾經修纂各蒙增秩
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祇服震恐其有番心斯文功用
顯着偶緣去朝未被醜賞隱而弗言心則有愧臣等
伏見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心知遂寧府李燾博
考舊聞網羅逸事修成績賢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
自熙寧至嘉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君羊臣之
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其詳令之史志撫取實多又

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淮臣某移文
 取索乃上送官臣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 徽
 宗皇帝實錄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幹林學士汪
 藻修元府符以來詔旨八百余卷實錄多所取正望
 加堡錄以勸忠勸有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
 堂除差遣燾之長編助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褒於
 身後燾兄值於書成若止令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
 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望 聖慈稍賜甄別特
 與轉官既彰聖朝念功之實亦使臣等免弊善之譏
 其於總核不為無補冒瀆宸聰伏深戰具取 進止
 二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燾依已降指揮減二
 年勘磨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宗室換官恩科推恩

淳熙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密以奏 聞
 如後

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元是武官試換文資謂

之鑠應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

今以共有人

其一元是白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

特循一資然後註授

今次共有人

臣謂鑠應人

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太優新制罷已得允

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均今契勘
得鏢應八人除忠訓郎善采合換京官外
其成忠郎汝僚師粟師愚師程四人並合
換從事郎保義郎伯友希墀二人並合換
修職郎承節郎汝寓一名止合換迪功郎
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舉人却循一資
之為優也欲望 聖慈臨時當殿降旨有
官鏢應宗子如所換官只人是選人即候
參部日特與依無官應舉人例各循一資
或用考第舉主方改京官 京官則否此之
逐舉先換兩官盡改京秩其利害大段不
侔而又可以示均一照恩意况采善等陳
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自
聖意先與施行之為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 聖諭以謂今次恩科雖曰三
分之二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勅則後舉赴
特奏名者益衆三人取一其數仍在臣退
而再三三思慮欲乞出自 聖意候第五
等人給勅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願納
勅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不理選眼將

仕即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
者有以籍手而歸竊計欣然願就者不火
可以坐銷後舉再試之人實清將來入仕
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同帥漕專應辦輦轂不
暇賑恤所部惟籍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自趙伯渙
去官即乞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復取旨催促聞其
人近在處州今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於此可
見雖暫令韓彥質兼權終是守土有妨言延歷緣近
例不許揆闕臣不敢越次奏乞改移然念數州歛散
之權所繫甚重難徇一夫而忽一路欲望 聖慈來
日特賜宣問商量或嚴行督促或速議換易取 進
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錄錄到二十八日葛邲札子乞將諸
軍置籍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更改但
恐指揮既下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况見今
文臣惟行在供職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
傾批問取索若在外侍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余

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勩前人每議其但行之已
久勢難改易故凡不來者不強也今從軍之人動以
萬數無故創檢舉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况此曹不
熟條令少習文墨此命一出軍吏及部胥得以相為
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於計會為則八籍
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器輕濫弊倖百出初欲為
惠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
來必致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 聖慈更與密
院商量仍畧詢有司除在內侍從官一季前檢舉磨
勘外其余內外百官有無似此體例則輕重是非可
槩見矣取 進止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

淳熙九年七月十四日

臣蚤來面奏張綵所乞今思州黔州守臣說諭緒田
將所買田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子細商
量盖有三說今具下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為黔州通判臣幼
年間聞說思州與黔切隣本是夷境軍興
之際田氏將帶州兵北千金虜朝廷嘉其
忠義待遇甚至綠此二州之人通婚姻置
產業習以為常即與田汝弼隔驀來施州

置產召闈事体不同今一旦因田祖周一族獻納隔州所爭之田遂盡令獻納積年所置鄰郡之產而又明言永不得與夷人交易示以拒絕之意竊恐有所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縝與林栗互有異同縝恐栗擅說諭之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議及此况思州權州今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

能必不肯使其所部之人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不慮

一所降旨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聖旨既下遠方敢不遵從又張縝為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觀望抑勒勢所不免他日或致紛紛彼必謂得旨如此可以藉口况田祖周一族耳尚能越黔入施與潭汝翼讐殺不已若諸田合力其勢必盛雖小夷初無足畏然消患未形亦當早為之慮

右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置內地田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過二數月便得詳細或且作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

見曲折旋降指揮似未為晚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
臣備位近例自當以承命為恭若利害稍大又不敢
有隱於君父亦當以此稟承相淮綠已得旨施行難
於乎輟不免密具此奏仰乞 睿旨

論和雜

臣昨見商量和雜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
臨時降旨今偶聞米價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
綠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十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捐
一二分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
其利極博此事臣思之甚審益將來有所調發不患
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 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歛
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 聖德孜孜民
事項刻不置非如群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
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燦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
歲饑掌問太史局官或云近尔以臣觀之有德可禳
聖主因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
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謹密具奏聞伏取
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

臣嘗求其故蓋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
遼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
免奏事人既樂於便道之官自然憚於萬里八對今
有新知彭州宇文僕正用此制見進八文字如經
眷覽更乞 聖裁或日後因掛劄之際特賜宣諭自
今川廣守臣不必以闕到半年為限總有除命雖是
三二年闕便許赴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
無詞可以自解似為允當若其才力顯着或急欲任
使固可族降旨揮此時為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
聞伏取 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負政路凡有所見只合榻前陳述或恐辯說再
三有失事体又念每義聖訓不敢雷同閔默臣前日
面奏臣察既論遠方劄守湏令入對不若隨除授賜
時早賜處分蓋緣見今有乞劄者將來必援舊制只
據所居州軍保明例入文字與免奏事則所降指揮
復成虛文矣臣又曾回奏緣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
簽判知縣往往得劄今見有乞廣安軍者與其起踈
如此殆不若以通判數闕歸堂之為愈也二事更乞
聖慈特賜詳酌取 進止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次宗朝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雪霜雷電疾疫之事唐明皇帝蓋常親祠東郊真宗亦差前執政行禮是以凡遇郊禮宗祀不欲旅祭於百神之列專命臣僚即壇藏事蓋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為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眾敬恭大祀之意臣雖欲畧正其失而有司襲常蹈故率不見聽欲望 聖慈因朝殿特賜殿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社稷九宮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豐年報靈貺兼自來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大臣或禮部長貳行禮而况大享之時乎取 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關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江州趙永寧議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也州已認巢縣江州又照管陽羅俱羅俱無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兵力誠有不及按北峽在舒州境內相去不遠今雍希稷偶已致仕若舒州守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守免至別調大軍又濠州趙不遠

與運判不流是總麻親乞迴避兩即雖曾除代能否
尚未可知欲望來日宣諭各別舉可用之人使填此
闕實為務要謹密具奏知伏乞 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 御封降付三省
樞密院後來三省止是博詢衆論未有定所說臣所
以不敢干預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狀同申到條
具次第內有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百人兼有修蓋
營房一節依 祖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慮
合通知謂調如差撥軍士即合要見入隊不如隊之
類若不先事奏陳深恐臨時或有抵牾兼檢照乾道
元年委郭振理會淮東屯田節次條具竹遣並是同
共進呈 宗案皆見在密院近來數有文武官問臣
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為對為聞者往往譏臣避事失
職臣實無以自解况 本朝河防不屬密院而趙瞻
劉舉世輩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是為蓋大臣
與周同體不應苟避形迹今是止臣是欲舉本職以
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事伏取 聖裁

乞今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淳熙十三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

關然後事體歸一朝廷亦嘗屢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斡有所不恤若非兩司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宜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諸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馬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特降睿旨今後凡每歲市馬若干價值增損若干收支茶綵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議論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防實為悠久之計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 一百四十五

奏議卷第十二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

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

臣輒瀝愚誠仰塵 睿聽臣自蒙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府一意孤立未嘗薦引人才每為中外誚責此固衆所共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謂難但已躊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薦聞大恐駕坐稍久一時失於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番身之由夾須轉相告語今既累日來奉處分往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實汗顏蓋以受任之初觀聽甚有所

損欲望 聖慈曲賜矜念如程大昌王謙曾在班列
聖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荀陳士楚兩人特降收降
指揮臣却自作意度諭令辭免庶幾稍全事体不至
別有議論干犯夫威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伏取
進止

諭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日密

院指揮鎮江請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其老
弱殘疾不堪入隊人就行揀退却選少壯
人補填無則暫闕候教閱畢開其聞奏所
有合用錢令總撥所支撥應副

臣適觀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 陛下欲蒐簡
精銳汰去冗濫實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衆當使由
而不知若直云就行揀退而恐衆謂本非教閱乃是
揀軍其揀退之人未審何以處之惟復便令離軍或
且撥充隊外一有疑惑難於戶曉况劉超起自鎮江
軍中方此試用同時等輩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
合於人情欲乞且降指揮云其老弱殘疾愈充隊外
人候教閱畢開具聞奏却密諭超及吳塔逐旋措置
甚不為難所責裝心帖然別無疑慮又楚州出戍交
揚州武鋒軍馬事体既同恐合一就處分儻臣言可
採即乞候奏入畱中來日再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
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改臣竊惟 陛下復 祖

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乃是令酌量可
否上下相緋非止奉行文書自事因事獻替是忘僭
越密具以聞方一愚慮弗協于理伏望 聖慈特賜

矜恕臣無任惶懼之至

明日諭密院只降指揮云
鎮江諸軍令今冬大教一次

合令錢令總領
所支撥應副

論蕭燧吳田轉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竊近見降指揮諸司賞與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
綠當時正差按行一使乃業義問衛茂實並不曾轉
官蓋義問以執政而辭茂實自用都太監頗轉行兩
官係就一處推賞今來葉翥依紹興十二年例差覆

按使覆官推賞已用節億年例臣昨來內殿所以並
及蕭燧者蓋十二年按行使副万俟卨等皆轉兩官
故也指揮若行燧必自奏至如吳田止該一賞即與衛
茂實不同自合轉官臣今預奏曲折庶得 聖心先
賜審度數日間面奏之時便可處分伏乞 春照

論密院徑徐文臣帥

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昨晚伏見密院得旨移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
指乃各令不候受苦疾速之任內高夔係是文臣
祖宗以來于至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相司若遽
奉行是為失職况廬州揚州別無監司而三處而聚

兵築城高夔能非豈能便到亦須指揮以帥事付之
何人方可起發伏望 聖慈預軫宸慮庶幾來早得
以面受處分伏乞 睿照

論密院徑支四川經總制錢

臣頃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
然後詳備然後又恐金州與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
所取會方知合貼十萬緡之數當時未曾降指揮者
蓋審之重之恐三省惜費耳近來密院徑就四川經
總制改科錢內撥十萬緡貼既非本院錢物不應三
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泯默奉行已失其職
便當自劾引去繼蒙 聖諭恐虜人來賀 聖節或
爭禮儀令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將來人使
出門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望 聖慈併賜憐
察

判潭州

乞錢米修潭州外城劄子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為重地外城周回二十二
里紹興初李綱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替移而止自後
六十年間日就堙圯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木生
其間雜以荆棘根殊牽引檜翳折裂臣自到任委官

差人逐旋芟薙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蕩然復藩籬之限綠州卽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又慮迂延歲月它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具丈尺物料細數申三省樞密院乞賜敷奏外欲望 聖慈特降度牒并官會共二十萬貫就撥椿管米三千石付漕臣豐誼提督其事仍總收支本州不敢稍有移用專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顯同兵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頭工役委通判魏熊夢蘇森計置物料協力應副並不許一毫科擾民戶旬歲間可以畢工庶幾隱然金湯壯相楚之形勢實為永久之利伏取 建止

同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 紹興三年

伏覩紹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勅臣寮上言監司列薦不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 聖旨依 須至奏 聞者

右臣等竊見承議卽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自修性資端亮誠慮通敏所居之官公尔忘私自來選人京官最憚作邑自修歷卽之京山衡之來陽湖之安吉實滿三任後兩邑素號難治惟自修治效卓然造朝之日不事干謁徑赴 卽註闕而歸恬於進取如此士大夫莫不推之又宣義卽通判潭州蘇森文

定輒四世孫開爽練達恪守家法作邑佐州吏事甚長昨本路提刑盧彥德兼權帥漕首以名聞籍在中書未家甄錄近者柳州闕守諸司方議薦此兩人會聞朝廷差官而止今皆去晉不遠欲望 聖慈特加擢用隨所任使必有可觀它日或不如章臣等其坐謬舉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禮泉觀使準 詔言事

求言詔 紹熙五年

勅某朕以菲質嗣丕圖臨政去初懼未明於治理求言是急冀咸盡於忠規深惟舊輔之賢方遂殊庭之伏好觀故事雅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謀風倚質衰之久固幾微之洞識亦幽隱之必通民之利病無不周詢朝廷之得失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膽以露奏排闥闔而上聞矧於播告之修示以咨諏之意卿其稔思予指明聽斯猷竭剴切以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禋善治敢怠虛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熟知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 皇帝陛下臨御大空 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

不遺老臣特下聖書之寵臣伏讀盛懼凜無所容自
自當披肝瀝膽上禱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
夏絕而復蘇心勤刑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
慮可補大猷况衰殘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
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理冒瀆 聰臣無任戰汗俟
罪之至

一日聖孝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為
本漢以火德而興 本朝亦用火德王天
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
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 陛下受

天眷命光宅中夏 太宗皇帝 皇后秋
春鼎盛而得 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
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
曾祖母 重華皇后為祖母宮闈 鼎立
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
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
陛下天性之孝光于祖宗使火德蕃昌照
臨萬方在 聖德固優為之何侍賢也臣
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
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

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况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少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責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門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請問出則從遊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直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易証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古書舍人譚世勳等以显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礼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况累朝正奉母后比近世事体不同惟陛下與太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人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

受天之祐矣 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
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
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
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誠說不待儒
生學生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
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楊雄曰史以天占人
聖人以占天如上所奏蓋欲 陛下以人
占天也苟德修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
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
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
雖有其官皆以板進名隸祕書不過歲時
點檢鍾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賢祥或見
於上彼何御焉堯舜遠矣羲和因難復置
以 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
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
用王安礼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
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乱不作所謂風雷
弗迷災或退舍其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
臣愿 陛下酌 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

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
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曰言節用
而愛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
頌魯僖公能修百禽之法先及見檢以足
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
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則不重劬
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臣恭聞 陛
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
文帝示淳朴為天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
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
外之貢輸奉三宮之榮養自當有增而無
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又
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 祖宗時所入
寡所用却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國往者京
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辨尔運來
州郡亦以不辦為優嚴於催科巧於措畫
僅乃有濟 陛下雖懷愛民之意何日而
行臣愿因 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
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然後上行下效其儉可賄至於民力之盈虛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和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之上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虛文捨是則雖

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四曰久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先縣堙洪水泊東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為急務固無待於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祈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駟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即計最為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軍即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

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
近或半歲犇走道路廢其門習平時既已
傷財緩急有將誤事若皆任滿猶猶且庶
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
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巡送在千
里之外者別無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
川陸應副舟車遞交胥所費度不甚多
其本處巡送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
請二則不妨備御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
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
作措置急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
行免至輕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
易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
張善無以加矣

右謹錄奏

聞謹奏

申省狀劄

有定羅源縣寺觀爭田回申

乾道六年三月除閏憲日

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苑院
住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又案契
書文簿令某有定尋拖照得徐戶禮部前後定奪申

都有及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茆院外今却緣尚書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指揮應崇寧後來寺院改為宮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既有除天慶觀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源縣舊自有天慶觀政和八年御筆指揮止係將仙茆院併入即非創改仙茆作天觀慶其仙茆院若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旨揮及建炎二年改正給還旨揮亦不為無理但仙茆院除繳到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外經今近三十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日近福州知錄定奪事內並無文案可以證照合要見羅源縣天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着定免憑偏詞却致引惹爭訟緣其未到本路無緣取索須至回申者

右件僧智權一宗文案契書文簿等謹具狀繳連申尚書省候伏 旨揮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乾道六年

某伏覩已降旨揮加上先堯壽聖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尊號緣上件典禮事大体重參酌援據貴於

得宜詔謹按唐大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情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候指揮

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恭依

乞放歸明并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人添

差狀 乾道七年六月 兼權兵部侍郎即日

勘契本部不住有歸正并曾經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陳乞添差參部緣有宜和舊法東西班不堪披帶殿侍逐班祇應年七十聞奏放停內有戰功人取旨安排是致一例不曾放行竊詳宜和以前未有歸正及懷汰離軍之人止謂在班年及七十不堪

祇應故有放停之法即與今日優恤歸正及從軍人事体不同况大小使臣校尉年七十以上自今並許添差參部若不許下班祇應註授差遣委實不均欲望特賜指揮將歸正曾曾經從軍揀汰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尉副見行條法放行註授合入添差差遣其東西班見今應奉并吏職不曾從軍之人自依舊法施行庶幾有以激勸忠儀不至夫所 奉 聖旨依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 乾道七年十月

契勘本部昨條具冊試賢良方正內一項合侍立官

從閣門檢照殿試進士儀註斟酌施行綠閣門數十
 年來未曾行過上件儀註無憑斟酌止檢會殿試進
 士見行令式御試舉人日諫議大夫侍制以上并侍
 御祕書省正字以上并貼職省試發解官並殿門外
 祇候宣召即宣和奉官檢點試卷官已下同入前五日內告報仍關
 書省唱名日殿起居祇候官閱報準此今來初復制舉事體至重
 當皇帝正殿臨軒之際而群臣畧不朝謁止族立於
 殿門之外於事體實為未安今欲斟酌是日駕坐文
 臣常參官以上及考試六輪官并貼職及祕書省官
 並令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祇候宣召即入乞下

閣門照應施候指揮

十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

乾道七年

契勘國史院見修四朝國史綠歲月深遠文字散
 逸首尾衡決考證甚艱今聞右修職郎監臨安府都
 監倉李丙藥於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錄卷秩治
 澣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往編
 年該載殆將備史氏之闕欲望朝廷特降指揮許給
 札就丙抄錄如見得其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
 迹即從本院保明量加旌擢不惟有助大典亦足為
 學者之勸候指揮

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其合用命札照內府應副

禮部考詳舉人押走字韻為上声狀乾道八年二月

準都省批下白劄子赴省試前場人照對賦題官韻
有字內走字係是上声子口切一音却點作則候切
入在去声今來場中士子多用杜牧註孫子序猶盤
中定園園之走盤之句押走字韻其去處實無音釋
委合如字於上声韻內押無西漢蒯通傳載猶如改
上走園亦無音釋凡經傳無音釋者並知只如字顯
見合從上声如字押用分明伏乞特賜牒送貢院詳
酌考校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
部檢照禮部韻略上声走字不訓其義去声走字註

云疾趨也綠禮部往往本於廣韻按廣韻上声走字
註云趨也去声走字註云趨也既皆訓趨則義亦相
通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平側異音被視之
類上去異音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方
從本音今來舉人所用盤中走園之走坂上走園之
走既廣韻皆訓趨如出無獨音自當依見今禮部
韻所載元祐已行條制隨韻通押今看詳如得允當
乞下貢院照應施行候指揮乾道八年二月一日
禮部貢院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乃榜試院門曉諭

與廟乞追錄為燁行韻仍官其一子乙未

議定既簽書會有
異議者遂不曾上

其等竊惟褒廉遜抑躁競國家方以是風曉在位仕
大夫稍知勸矣其有行誼雅為衆推不幸位未稱德
齎志以沒又能表而出之以示不忘則於重勸不既
大矣乎伏見固國子祭酒芮燁德配前修文高當世
恂恂自守初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据王
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常因賦詩為宵人所誣
捕逮繫獄流竄遠地怡然累歲略不自明 太上嘉
之召為學官館職旋擢臺察已而出使東廣節操亦
勵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
摛即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近名大率類
此 聖上簡知自司業升祭酒經明行備多士敬服
王旨嘗諭宰相臣令賓侍從會燁移疾優進書殿奉
祠而去兩學玉負祖道者千計觀瞻莫不太息按祭
酒從四品序位在太常字正祕書少列之士上使燁
祖為子孫計必未引去去財累日止用本官体致得
恩澤一名今其三子二為白丁深可矜閔况燁初除
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於湘州一昔可至是時官
已起比遇郊禋不及者兩旬恬於榮利近世罕見其
比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進錄衆美 官一子使天

下知 聖朝尊賢厲俗獎善律貧不問存沒書之史冊不亦美乎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淳熙六年

檢照 本朝侍交趾李公蘊李德政使事初封郡王次封南平生逮其身故即贈侍中追封南越王昨淳熙元年朝廷嘉李失祚守藩戚久貢職時修建因安南以褒寵然安南在唐止是一府而南越在漢所統不一今追贈侍中南越國王既不失祖宗舊典又不可增大近歲封國之命所有李龍幹襲封一節按建元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平王李乾德薨其子陽煥嗣立建炎二年有司討論請候本國乞降封拜表奏到日即依自來條例以真命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直至紹興二年三月方降制授陽煥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特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曠言嗣子初襲提封遠勤就望之誠請繼蕃宣之旧文云王靈已被戎事毋忘緣金革以奪情宜墨纓而泣政今來李天祚既於淳熙二十月二十六日夢其李龍幹石請命於朝即將來合依陽煥天祚例授以封

爵謹具申都省伏候 指揮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淳熙六年

本部近擾從政即新高郵軍司理龐師求狀稱自小過房在親叔位下除本生父及所生母身亡已解官持服外今來本生嫡母身亡未審合與不合解官持服乞檢坐條法告示本部檢準乾道重修服制令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者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紹興今來龐師求嫡母身亡正是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合其解官分明尋下太常寺取索前後條例據本寺檢到隆興二年刑部符備坐右奉議即李浚狀元係李君樸庶子過房在伯若水位下今來嫡母徐氏身亡合與不合解官當時下大理寺指定大理寺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註稱皆謂住己者李浚既不係徐氏所生不合解官本部竊詳服制今既載前項解官申其心喪又云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然後註皆謂生己者五字蓋謂所生母或為父所出或父死而改嫁義雖斷絕然生育之恩不絕故令申心喪與上文為其父母解官日是兩項不相干涉蓋在法嫡繼慈養故嫁或歸宗尚須經三年以上斷絕然後不解官豈有嫡

母在堂偶因為人之後遂不解官之理今李浚本生嫡母初未嘗為本生父未所去出又未嘗改嫁而大理寺却節去母出及嫁以下十五字西移註文皆謂生已者五字於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解官申心喪之下則是嫡母之在堂與夫被出改嫁者更無差別皆違法意何以示訓欲望 朝廷批送勅令所更切着詳其徐氏元係李浚嫡母不會被出及改嫁浚不合解官如合解官乞下吏部勒問本人徐氏身亡之後如未曹解官申其心喪即今日下改正依條施行免致得來有司一向引用誤行之例有害名教所有龐師求事体與浚正同自合解官本部見欲具條告示外謹具都省狀候指揮

乞令勅令所釐正勳封條法

淳熙七年三月

某竊見 本朝舊制文武臣有勳有封自上往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勳也三公侯伯子男食邑食實封也政和三年春加勳並罷而見令司封却依舊將勳封表同立法謂如諸衛大將軍勳一轉食邑二百戶諸衛將軍至率府副率勳二轉已至護軍一轉食邑二百戶之類吏輩多不通曉奉行之際或與或否往往失當近準都省批下大宗正司申備坐右千牛衛將

軍不諤率府率大遼等十八狀該過淳熙六年明堂
大禮乞依赦加息而司封疑執勲一轉二轉及已至
護軍之文未敢放行謹按 三朝國史志職官第七
載文臣少知監以上武臣副率以上有封又 西朝
國史志職官弟大宗室副率以上初該恩如二百戶
今來不諤等十人正應封格又曾陪祠兼錄到建炎
三年三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天水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士赫特授右千牛衛將軍進開封國子加食
邑三百戶制書乃知中興初固未嘗廢特近行耳今
乞朝廷特賜施行仍送勅令所分別勲封釐而正之
候指揮

劾方季隨改官

淳熙七年參知政事

吏部奏鈔迪功郎方季隨用前任廣州番禺縣尉日
獲賊賞改承務郎照得木人任縣尉日曾權廣州新
會縣事半年之間囚禁決捷百姓過當因而致斃者
十五人數內官七一名三日內兩次科斷其余或因
緹吊或因考訊並皆責出身死又有孕婦阿黃因追
其夫不出一併決大小杖四十下緣此墜胎并縱容
親知交通關節營私牟利科罰民戶錢物私置文歷
差防縣禁軍幹當私事不公不法甚多具載本路提

刑詹儀之按章及勘官林士美奏案之中雖經赦宥
朝廷以其情理重害於淳熙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
特勒停仍展三期叙總及一月偶值明堂赦恩便得
叙復今又用本任賊賞改合入官不惟大陵僥倖兼
自來官員因公事決槌人解后致死或形責稍過往
往坐以用形慘酷永不註授親民季方據季隨慘酷
如此考功格法終身不合升改為孫酬賞有司一切
不問今若放令改官便當正注知縣馴至守俸其為
民害何可勝計緣本人係已引見改官之人來敢退
鈔下部七月二十三省同奉

聖旨方季隨改官指揮更不施行

申省狀劄卷終

